



■长篇小说

《同尘》(故事梗概)

医院的水井里放了蛇，在中学的历史老师经过的路上堆了鸡屎。最后他勇敢地和二旦打架，因为二旦残忍下流地侮辱刘小美。他受了伤，不后悔。他觉得为了心爱的女人，做什么都值得。但是刘小美还是离开了洛镇。她带走了洛镇的光亮和温暖。许多被便秘、寒冷和寂寞包围。他的父亲对他很失望，他的女人离他而去，最小的孩子夭折。他长久地注视《问道图》，但是画里的书生再也没有挥舞起衣袖。有一天，他决定离开洛镇，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也渴望在某一天，可以向刘小美表达他隐忍的爱意。

刘小美在兰州开了一家画廊。刘小美说，她活着就是为了应付那些数不清的麻烦。她说好多事情她都没有办法。她是一个漂亮女人，漂亮本身就是一件麻烦。她经历的荒唐世事比任何一个漂亮的女人都要多。她已经累了，只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安静地生活。她甚至想迅速地变老，这样就没有人注意到她，也不会说她是婊子，说她有毒。有一天她遇见许百川。后者是一个电影导演。他拍过很好的电影，在寻找更好的可以拍摄的故事。出于某种难以说得清的理由，刘小美向他讲述了自己生活里的遭遇。她还提起了洛镇的艺术家许多。许百川安静地聆听。他的生活里出现过许多女人，每一个女人言笑晏晏，带来了不同的气味和风情，他并不惊奇刘小美自己的故事，他更感兴趣的是许多。他决定以许多作为新电影的原型。刘小美看着这个男人。他俊雅秀美，是她愿意倾诉、愿意喜欢的男人。她甚至愿意爱着他。

许多也到了兰州。他租了便宜的房子，在街头以占卜为生。他和许百川见面。他不停地说话，谈论自己的艺术理想，表达他的感激。他把许百川也归为自己的同类。在某些时刻，他觉得许百川和刘小美一样，是他孤单生活里最重要的光亮。

但是许百川同样要应对自我生活中灰暗的部分。他有野心，拍摄的电影获得过圣丹斯电影节的摄影奖，却苦于无法拍摄出更好的作品。他陷入无数碎片式的尘世纠缠。他唯一爱着的女人是朵焉。他们在一次画展上相识。朵焉热烈、简单，是红尘中的异类。她收集内衣，画画，做歌手，伊始兴味盎然，之后陷入厌倦。但是她对爱情保持了永不停歇的狂热。他们相互纠缠。许百川说，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。

因为失望于投资方提供的新电影的剧本，他决定自己写作剧本。他在秦州拍摄了新电影《卖画记》。片场发生了许多意外，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。他看见人们都在假艺术之名，营营于一己的感官热情和物质欲望。他奋力坚持，像陷入包围的战士。历时一年多，他终于拍完了这部电影。他电影中的乡村艺术家经历了世俗的痛苦，最后回到了故乡，与现实中的许多多其实并不相同。

许百川拍摄电影的时候，洛镇的艺术家许多背着《问道图》，正在浪迹江湖。他在秦州的大雨中卖画。一个女人引诱

他，骗走了他所有的积蓄。他到了西安。西安大雪纷飞，他浪迹街头，另一个好心的女人帮助了他。但他的画并没有卖得出去。他到了北京，琉璃厂一个名叫老李的人雇佣他临摹古画。因缘际会，他认识了收藏家季老。季老为惊赏《问道图》，向他讲述了《问道图》的源流、画家生平、流传过程和世俗变迁。许多由此知道了古画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。但是这幅绝世古画已经破损严重，如不修复，恐怕就要毁于当世了。季老表示可以重金收购。许多拒绝了。古画是先祖唯一传承，甚至比现世的爱情更重要。他不能让它断送在自己手中。他与季老告别，来到苏州。

苏州正是当年《问道图》的源起之地。数百年之后，这里成为物阜繁华之所，古时风雅与浪漫已荡然无存。有一日，许多在桃花庵中观看唐寅遗迹，一位老叟讲起唐寅尘封旧事。他说所谓古人风流，无非后人穿凿，自古圣贤雅士，大多寂寞。尘世虚幻，五色为空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许多闻言，不由得感伤。他已在江湖流浪多年，却不知道何处是其归宿，此时便有了回到兰州的念头。古画行将毁坏，兰州的女人刘小美是他最后的、唯一的牵挂与安慰。

刘小美还在兰州。有一个神秘的书画商人和她认识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。她的画廊代卖对方送来的书画。她成为他的情人。他年老，皮肉松弛，情欲旺盛。刘小美有时候甚至迷恋于这种感觉，她觉得自己在可耻地沦陷。无论她如何逃离，都不能摆脱。她说，这是命。她不想要的总会来，她想要的却从来得不到。有一天，她决心离开这个神秘的男人，却发现她已经陷入一场不能摆脱的阴谋。

那时候许多回到了兰州。许多说，他在江湖上行走多年，见到各种各样奇异的人生景象。他回来是为了他心爱的女人。他坐在刘小美的画廊里，讲述这些年他所遭遇的故事。实际上在他所讲述的故事里，有一些是真实的，有一些则出于虚构。他说那幅《问道图》被揭裱了。因为这幅画破损得十分严重，只有揭裱可以让它完整地留下来。揭裱是书画江湖中的顶尖技艺，只有琉璃厂的季老先生可以。许多再次回到琉璃厂的时候，季老先生一点都不惊奇。就像是他知道许多会回来一样。季先生说，《问道图》可以揭裱为完整的两幅，他只留第二层，头层归许多，又付50万元作为购买之资。季先生揭裱期间，许多体力不支，大病一场。昏睡之际，梦中所见，都为先祖兴衰往事、大水灾荒及洛镇风物；又见古画中书生挥舞衣袖，自己变为翩翩蝴蝶。揭裱之后的《问道图》果然完好如初，古画风流，尽现纸上。

许多讲述往事的时候，有人来纠缠刘小美。他们丑陋凶恶，要抢走她的女人。许多和他们打起来，勇敢地像一头野兽。他受了伤。医生说，还检查出其他方面的疾病。他一直带着这些病痛行走江湖。从医院出来，刘小美和他一起吃饭。许多

多提起了许百川。刘小美说，她也很久未见这个男人了。刘小美忽然开始喝酒。她喝到大醉。许多喘气，大汗淋漓，哭泣。他说《问道图》揭裱之后，他再也画不出一幅画了。他什么都没有了，他惟一能够抓得住的，是他的爱情。刘小美说，她从来没有爱过这个叫许多的男人，即使她把自己的身体给了他；这是多么悲伤的事实。她曾经爱过的人都已死去，她在尘世间惟一爱着的男人，其实是许百川。她奉献了自己隐秘的爱意，无奈、热烈又感伤。

许百川说，很多时候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在别处。他觉得孤单和寂静。他的电影受到圈内的赞美，又参加了独立电影节。但他自己并不满意。他认为这是一部失败之作。他想退出影视圈，到大学教书。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，他的计划失败。有一天，他在电视上看到香港嘉德拍卖会的新闻，神秘收藏家的《问道图》卖出了天价。那时候他知道，许多先祖的古画落入他人手中。他叹息一声。他带着朵焉旅行。在旅行的时候，另一个女人追逐许百川。她年轻、忧郁，曾经被自杀的念头困扰。

朵焉说，你要带着我，乘坐漂亮的马车，走过有香草和小径的广阔田野，可是马车在哪里呢？她又说，你周围都是虚情假意、涂脂抹粉的女人，是赤裸的欲望和永不停止的追逐，你又何时可以停下来呢？她又说，实际上谁也得不到许百川这样的男人，他惟一爱着的是远在柏林的一个15岁的女人，那个有着没药一样的香气、明媚鲜亮如初生的女人。他爱朵焉，只因为他爱着那个15岁的女人。所以连朵焉都得不到这个男人。

她是许百川的女儿。因为漫长的生活变故，她远在柏林。他是她心头永远的快乐和痛。他因此感激朵焉。朵焉带来了明亮、温暖和安慰。但是朵焉被忧郁症困扰。这症状越来越强烈。她搜罗无数的玩具，那些物品堆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她又采购了多副轮椅。她把许百川绑在轮椅上，她说这样他就像一个老迈的人，这样就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抢走他。他希望许百川变老。她喜欢他老去的样子。只要他在她身边。

许百川受到敦煌朋友的邀请，去一个艺术中心度假。他们在广阔的河西一路向西。他们看到壮美苍茫的大漠、夕阳和戈壁。到达敦煌的夜里，许百川接到女儿的电话。她在香港到北京的航班上，第二天在兰州中转。他的女儿得到母亲的允许，可以在兰州机场与他见面。许百川因为喜悦而哭泣。他们连夜出发。一路上朵焉没有说话。10个小时后他们回到兰州，朵焉与许百川吻别，她说她在公寓里等他回来。

实际上许百川并未见到他的女儿。他到机场后接到女儿的电话，女儿说她的母亲临时改签，从北京直接飞往香港。

许百川夜里回到兰州。公寓里空无一人，他起初以为朵焉去购物，或者去参加某个聚会。但是一直到深夜，她也没有回来。许百川深夜行走在街道上。他寻找她，却找不见。城市冰冷，灯火虚伪地闪烁。他说，他比任何时候都爱着朵焉，他请求她不要离开。一直到城市里逐渐明亮起来的早晨。他看见涌动的人流和汽车。

有一个时刻，许百川看见人群里美丽的朵焉。她穿着他从未见过的新鲜衣裳，正在穿行于喧闹的城市。她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，整个城市因她的光芒而黯淡。

许百川向着朵焉奔跑起来。

（《同尘》，尔雅著，作家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）

许多说，他是洛镇惟一的艺术家。他又说，在古代，洛镇是洛州的中心，商旅往来，妓女唱歌，人人都以艺术为荣耀。他的先祖是洛镇繁华富庶的建设者和见证人，曾经在洪水里捞出三头骡子、两匹马、一个黑发如漆的妖娆女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先祖们热爱艺术，收集了许多珍稀古画。但世事难料，洛镇遭遇了灾荒、洪水和匪患，先祖偌大的家业萧条衰落。只有一幅古画《问道图》留了下来。许多年少之时，痴迷欣赏这幅古画，他长久注视，有一刻忽然看见古画中的书生挥动了他的衣袖，山岚烟云也都开始舞动。然后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像一只彩色的蝴蝶，飞舞起来。那一刻，他立志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。为了向洛镇的人们证明他可以飞起来，他站在一段古城墙上做了一次飞行表演。他让洛镇的王三元举着《问道图》。王三元是洛镇惟一相信他是艺术家并且可以飞起来的人。他的飞行宣告失败，因为飞的灰尘遮挡了古画。

有一天，刘小美来到洛镇。她是洛镇方圆几十里最漂亮的女人。许多顿时觉得，她带来了光亮和温暖。她是他的同类，是可以让他像蝴蝶一样飞舞的女人。他隐秘地爱着她。洛镇的人们说，刘小美是婊子，她的气味有毒，但是他们却愿意尝试毒药。他们就像飞舞的苍蝇。许多因此而觉得痛苦。于是他在洛镇干了些惊天动地的事情。他把镇长的汽车轮胎扎破，给

桐子树开花的时候，杨柳镇下了一场怪雨。那雨中可能含有墨，凡是黑色以外的东西，无论白衣服、红裙子，还是石灰粉过的墙壁，青石板中的白丝纹，只要沾了雨的，都留下了淡黑的痕迹，怎么也洗不干净。雨后，殷实户猫贩子在杨柳河里捡到一个面盆大的田螺，柳溪边中树坪的千年银杏树也倒了。不安和恐惧便悄悄生长起来。

镇长张麻子很快组织了两场规模空前的祛灾法事，作了七天水陆道场，打了一场平安醮。前清秀才、县议会议员、两祠堂的梅浩然先生，本来不信这些，但还是作了简短的颂词，恩请速发猖狂，挨村挨寨，挨家挨户，驱除妖孽，保我杨柳平安。

不久之后，梅浩然的二儿子梅思贤，受组织委派，回到平山县，和国民党党部常委、观澜中学校长、共产党员鲁飞等一起开展农民运动。他回到家里，向父亲坦露心思。梅浩然说：“三民主义我赞成。推翻封建宗法统治、减租减息、兴办平民教育，这些我都赞成。只是实现‘耕者有其田’的具体办法，我还不清楚。”

梅思贤与农民一同劳动，还和梅家学校吴有如校长办了夜校。梅浩然资助六块银元，用来印刷课本。贫苦农民启而不发。梅思贤很想让佃户张希龙、长工吴思齐为头组织农会。张希龙说：“思贤，你怎么不干点正经事呢！”吴思齐说：“思贤少爷，你这不是要我造老爷的反吗？”思贤很是失望，回了县城。

嫖赌逍遥败了家业的二流子书落壳，想当杨柳农会的委员长。梅思贤不同意。鲁飞认为未尝不可，杀得死猪的就是屠户。

书落壳最终还是当上了委员长。

吴有如当了副委员长。

书落壳决定拿猫贩子开刀。

猫贩子勤劳、富裕而又小气，全镇闻名。他三十初一都不休息，要去拾狗屎。有200多亩田产了，冬闲天却只吃两餐饭，晚上炒炒。

书落壳带领大毛、二毛、红猫等一班人，冲进猫贩子家。很快，猫贩子手被反剪，绑住，头上戴了一顶高帽子。那高帽子是绿色的，下圆上尖，怕有两尺多高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“打倒土豪猫贩子”几个大字。

二毛拿来一根绳子，捆到猫贩子身上，拉着绳子往前面拖。

猫贩子站成弓箭步，身子往后靠。

大毛在猫贩子后腿肚上踢了一脚：“走！”

在大毛的吆喝声中，在二毛的牵扯中，猫贩子缓缓地移动了脚步。

书落壳说：“同志们，杨柳镇的农民运动，今天正式开始。凡是参加了的，都在这里吃饭。每个成年男人发四升谷，一斤肉。妇女减半。小孩没有。留足杀猪宰羊办伙食的，留足开仓分谷的，其他的都去游团。红猫组织杀猪宰羊。红春子负责开仓库。”

游团虽然只有半天，排饭却吃了三天。猫贩子回到家里，看到地坪里，堂屋里，到处是猪毛羊毛，猪屎羊屎，菜叶子，打烂的碗片，吃剩的饭菜，殷红的血迹，两个谷仓空了，十多头猪、九只羊、五十多只鸡全杀了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：“我这个人小气是小气，但从不犯王法，清政府没有为难我，北洋政府也没有为难我，偏偏是我支持了的国民政府却这样为难我。我刚刚支持了50担谷呢，我刚刚送一个惠去当兵呢，我刚刚带头减租减息呢。”

书落壳把从猫贩子家抄来的玉石手镯送给红春子。红春子兴奋地说：“哪来的？”书落壳说：“我妈的。”漂亮的红春子曾经是张麻子的情人，如今乖乖地躺在自己怀里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省农会部署“洗会”。城关镇农会委员长朱滑背因打死了个殷实户，被抓进了县政府的监狱。猫贩子睡

■长篇小说

《墨雨》(故事梗概)

在县城告状，快过年了才回来，到处说书落壳要进关房了。一些族老说要开祠堂门，按族规处置书落壳。书落壳心惊胆战，诚惶诚恐，他梦见张麻子真的开了祠堂门，要杀了他。

春节过后，朱滑背却从监狱里出来了，成了英雄。

书落壳立马组织游斗张麻子。

书落壳本来走在团丁中间，忽然走出队伍，在路边停下，看见红猫，招了招手。红猫提着个三尺多高的高帽子，走出队列，来到书落壳身边。书落壳轻声说：“搞点狗屎放在高帽子里面，来他个狗粪淋头，臭不可闻。”红猫鸡啄米似的点头：“好，好好。”刚要离开，又回来，轻声说：“狗屎还不如人粪臭，是不是也搞一点？”书落壳说：“好，好，多搞点。”

粪便从高帽子里流到张麻子脸上。张希龙等人恳求换一顶高帽子，书落壳不听。张麻子太火了，高声叫道：“书落壳，你不要狗戴帽子人一样，太做过了。你要晓得，我二哥在北伐军啊。”书落壳说：“你二哥在北伐军，只能咬着我的卵。”

张麻子游团的事很快传开了。

梅浩然来到农会，一字一板教训书落壳：“我告诉你，富也好，贫也好，官也好，民也好，只要是人，就要讲人性。你那样做，是没有人性，禽畜不如。”

书落壳很是恼火，立马组织游斗梅浩然。他看见梅浩然戴着高帽子，耷拉着脑袋，要死不活地走着，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意。在书落壳的心目中，梅浩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尊神。以前，书落壳连仰视都不敢，看见他就害怕。梅浩然咳一声，书落壳就要惊一跳。如今，这么一个人物，竟只能乖乖地听从我书落壳的摆布了。这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啊。

杨柳镇十多个村，五万多人，天天有吃排饭、游团的活动。两个多月后，大户吃完了，开始吃小户了。书落壳所在的村，一个很要面子的小殷实户，还是书落壳的房亲呢，被吃被游之后，竟想不开上吊死了。

不知从哪个地方开始的，各地农会都设关堵卡，禁止粮食流通，连北伐军的军粮也保证不了。同样一担粮食，杨柳镇卖3元，平安县城卖10元，长沙卖20元，武汉卖40元，还缺货呢。

梅浩然的大儿子、北伐军军需官梅思德，回到家乡筹集军粮，给了张麻子一张500担的军米护照。

天刚蒙蒙亮，月亮还挂在西边天上，运粮的船队便出发了。

船到石狗滩，却被书落壳带领的自卫队员拦住了。

张麻子拿出军米护照，书落壳接过来，看了看，慢慢撕碎，纸片悠悠地飘进杨柳河里。

张麻子被绑回杨柳镇，梅浩然担心书落壳枪毙张麻子，全力营救。县农会委员长梅思贤赶回杨柳镇，以县农会的命令，要求按省里的规定将张麻子解往县城，交县特别法庭处理。但书落壳拒不执行。

书落壳在中树坪召开农会会员大会，说：“农友们，今天，权力在我们手上，我们可以审判张麻子，大家说，张麻子该不该杀？”

台下静默着，忽然，有人举起手来：“该杀，杀！”

声音虽然很轻，但却传得很远。

书落壳说：“好！我再说一遍，如果赞成杀了张麻子的话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大声说：杀！好，现在开始，张麻子该不该杀？”

台下静默着，忽然，有人举起手来：“该杀，杀！”

张立功说：“梅伯，我尊重你，但你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了。书落壳那些溜子，只是他唆使的打手而已。他比书落壳更险恶，更该死。”

梅浩然说：“他没有迷惑我，也不会迷惑我。立功贤侄，老朽快六十的人了，还从未这样求过人。这次，就算吴有如该死，就算我完全错了，你也要给我一个面子。”

张立功说：“梅伯，这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。我不是在报私仇，而是在伸张正义，维持秩序。”

“老朽——跪求了。”梅浩然说罢，真的单腿跪了下去，仰着头，望着立功，满眼哀求。

台下很多人举起了手：“杀！”

“张麻子该不该杀？”

“杀！”

“张麻子该不该杀？”

“杀！”

书落壳喊到最后一次，广场上已是人如海，手如林，杀声震天。

砰——

清脆的枪声越过柳溪，在广场上空回荡。

不久，农会